

# 概念合成限制理论对汉语 “抽象 $N_1 + N_2$ 结构的解释力”<sup>\*</sup>

凌子惠 刘正光  
(湖南大学, 长沙 410082)

**提 要:**  $N + N$  概念合成一直以来都是概念合成理论研究的焦点,但在以往概念合成的相关研究中,绝大部分用于试验和研究的语料都选择了表示具体概念的名词作为研究对象,很少选择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作为  $N_1$ 。本文尝试运用限制理论,结合抽象名词的语义特性及其功能潜势来解释汉语当中“抽象  $N_1 + N_2$  的概念合成现象,检测该理论在汉语当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  $N + N$  概念合成;限制理论;抽象  $N_1 + N_2$

**中图分类号:** H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5 - 0020 - 6

##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nstraint-guide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Theory on Abstract $N_1 + N_2$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 Zi-hui Liu Zheng-gu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Noun-noun compound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in the study of conceptual combination. In most studies, the data used are usually nouns with concrete conception (called *concrete nouns* in the paper), and few theories take the nouns with abstract conception (called *abstract nouns* in the paper)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aiming to test Constraint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how abstract  $N_1 + N_2$  construct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Constraint Theory, and how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potential functions of the initial  $N_1$  in construction can affect  $N + N$  interpretations.

**Key words:**  $N + 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Constraint Theory; abstract  $N_1 + N_2$

### 1 引言

$N + N$  概念合成一直以来都是概念合成理论研究的焦点,但在以往概念合成的相关理论中,绝大部分用于试验和研究的语料都选择了把表示具体概念的名词作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具体名词),很少将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以下简称抽象名词)纳入其研究的范围。

事实上,汉语当中有许多  $N_1$  为抽象名词的概念合成名词。例如,魅力都市、品质生活、问题大米、激情广场、良心作家、爱情证书和时间机器等,这类  $N + N$  概念合成名词中的  $N_1$  都是抽象概念名词。但从以往对于  $N + N$  概念合成的研究来看,很少有人从合成名词的不同概念类型这个角度来研究概念的合成过程。

概念合成理论主要有三个:关系竞争理论(Shoben

1993, Shoben & Gagné 1997, Gagné & Shoben 1997)、二元处理理论(Wisniewski & Gentner 1991, Wisniewski 1996, 1997a, 1997b)和限制理论(Costello 1996; Costello & Keane 1997a, 1997b, 2000, 2001)。其中,限制理论用一套统一的处理机制成功地解释了三种不同语义关系的概念合成名词,即关系型、特征映射型和联合型。然而,对于汉语当中  $N_1$  为抽象名词的概念合成名词,该理论的解释力还有待研究。

本文将从抽象名词的语义特性、“抽象名词<sub>1</sub> + 名词<sub>2</sub>”的语义关系分析以及限制理论对该类型的解释的几个方面来探讨限制理论对于解释汉语  $N + N$  名词的有效性。其目的是通过抽象名词在概念合成过程中呈现的功能差别这一视角发现限制理论的不足,以期更加全面、深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非范畴化研究”(07BYY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刻地了解人类复杂的概念系统。

## 2 限制理论

限制理论是由 Costello 和 Keane 提出来的,由三个部分组成:(1)合成概念生成机制:若干项概念合成名词词组的竞争释义在这一阶段得以产生;(2)三个限制:诊断性限制、可能性限制和信息性限制,满足三个限制条件的过程就是淘汰或提升各个竞争释义的过程;(3)与合成概念相关的可用知识。

### 2.1 合成概念生成机制

限制理论认为,在合成概念生成机制中,成分概念的所有相关特征、关联知识及关联知识包含的相关特征相结合生成特征集合。也就是说,生成机制形成了一系列对应不同所指的竞争释义(Costello & Keane 2000)。

### 2.2 三个限制

限制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三个限制条件的满足过程也是其作用于各个竞争释义并产生最佳解释的过程。这些限制条件能够拒绝或提升某些解释使其更能被人们接受,从而直接将合成概念的相对接受程度纳入理论讨论的范围。

Costello & Keane 对三个限制条件的内含与作用作了以下解释(Costello & Keane 2000)。诊断性条件作为最重要的限制条件,要求合成概念包含被合成的两个概念中的诊断性特征(经常出现在某概念中而很少出现在其他概念中的特征,即典型特征)。根据诊断性条件,合成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现有合成成分能最恰当地表达的概念。诊断性特征能够预测哪一种理解更可取。如 cactus fish 可理解为 prickly fish 和 green fish,但 prickly fish 更可取,因为 prickly 比 green 更具有典型性。因此,限制理论认为在特征映射处理中,无论是结构关联差异还是非结构关联差异都不起作用,映射特征的诊断性起主导作用。诊断性条件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概念合成名词的理解。

可能性条件要求理解的内容或对象可能存在,即理解包含的语义成分是已知的出现在过去的经验中的内容,也就是说理解的对象必须是可能存在的。具体说来,就是听话人完全可以认定,合成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听话人或多或少已经知道的,否则说话人就不会使用如此简洁的形式而会更详细地说明要表达的概念。满足以上可能条件的理解,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如果合成的概念表达一个新的概念,其可接受的理解同样取决于它与人们已有知识或概念的一致程度。如下面在对 a shovel bird 的理解中,第一个比第二个更可接受,因为第一个理解与我们的已有知识更一致,而第二个理解则需要特定的语境,如动画片。

a A shovel bird is a bird with a flat beak it uses to dig for food

b A shovel bird is a bird that uses a shovel to dig for food

信息性条件要求合成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合成词中的两个成分对于所合成的概念而言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也就是说,两个词都必须包含相关的信息和表达新信息。因此,下面的合成词不符合信息性的要求,不可接受:

a A head hat is a hat on the head

b A car vehicle is a car (刘正光 2003)

### 2.3 可用知识

与二元处理理论一样,限制理论也认为表征是由包含特征、属性、关系和角色等复杂的内在结构的图式组成。不同之处在于,合成过程能够通达大量的被合成的概念,相关的概念、普遍领域理论以及涉及各种概念的具体事件表征,而二元理论则仅仅将合成过程局限于概括性的原型表征(Costello & Keane 1997b)。

限制理论认为  $N_1 + N_2$  概念合成是一个满足可能性(plausibility)、诊断性和信息性三个限制条件的表征构建过程,不同的理解方式反映不同的限制条件满足方式,它用一套统一的处理机制解释概念合成过程中不同类型的语义关系。

根据以上三个限制条件, Costello 和 Keane 提出了可供计算机处理的  $N_1 + N_2$  概念合成名词的几何计算模型“限制引导概念合成模型”(constraint guided conceptual combination),简称 C3 模型,其原理是利用限制理论提出的限制条件来有效地构建最佳解释(Costello & Keane 2000)。该模型在用于计算机对  $N_1 + N_2$  概念合成名词模拟理解中不但得出了与人的理解相同的结果,而且在产生联合型、关系型和特征映射型的理解分布上也相似。因此, Costello 和 Keane 认为,该模型能够对  $N_1 + N_2$  概念合成名词作出最好的解释。由于该模型是到目前为止仅有的能够对  $N_1 + N_2$  概念合成名词进行计算处理的模型,因此,其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是其他理论难以相比的(刘正光 2003)。

限制理论不但充分论证了  $N_1 + N_2$  概念合成的创造性:理解的多样性、理解焦点的多样性、多义性、语义丰富性、突显性,而且从以上三个方面解释了这些创造性特征。

## 3 抽象 $N_1 + N_2$

### 3.1 抽象名词

汉语中出现了很多  $N_1$  为抽象名词的  $N_1 + N_2$  概念合成名词,如气质美女、良心作家、魅力都市、品质生活、情调音乐、诗意古镇、问题大米、激情广场等。

$N_1$  被称为抽象名词,是因为其基本语义具有抽象性和笼统性。所谓抽象性主要是针对该名词的外延而言

的,因为这些名词大多都是描述人的情感或感受的,是难以看到或捉摸的事物。所谓笼统性,在语言学上通常不是针对外延,而是就内涵而言的。说某个名词“词义笼统”,是指该词的词义仅取决于一个或几个语义维度。抽象名词的“笼统性”是一种特定的语义笼统,而这种“笼统”意味着存在语义空缺,为含容特定信息创造了必要条件。

### 3.2 抽象 $N_1$ 的词性认定

由于合成词中的  $N_1$  在英语里大都是由形容词来完成的。例如,问题大米:problematic rice;魅力都市:a glamorous or charming city;激情广场:a passionate square等。在英语中,problematic, glamorous, charming 和 passionate 等都是形容词,描述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与特性;而名词描述的是具有不同特征的物体,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以上所提到的合成概念是否是限制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  $N_1$  的名词词性进行确认和分析。

Schmid认为,“一个词能否称为名词,不是取决于其固有特点,而是取决于其作用;一个词之所以为名词不是因为其内在特征,而在于其运用方式”(Schmid 2000)。在汉语中,检验一个词是否是名词,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为检验框架:“这+是+一种/个(量词)+名词”。凡是能够被上述公式所接纳的词,都可以被确认为名词,并具有名词的功能潜势。如,“这是一支笔”;“这是一本书”等,其中“笔”和“书”都是典型的名词。

通过该检验框架,不难确定以上词组中的  $N_1$  在汉语中确实是名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抽象概念具体化的结果。其实,这种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的现象,不仅在汉语当中存在,在其他语言当中也同样存在。例如,英语当中的 love, concept, time

### 3.3 抽象名词的功能潜势

Schmid提到,“抽象名词具有语义、认知、语用、修辞及篇章等具体功能,但确立其“身份”与“地位”根据的是三大基本功能,即刻画功能(characterization)、临时概念构建功能(concept-formation)、联系功能(linking)(Schmid 2000)。(1)刻画功能:对复杂的信息块加以刻画,透视。其描述潜势源于外延,鉴于其语义抽象、笼统,言说者只能对相关经验加以笼统描述,而细节则表述为上下文的内容。(2)概念构建功能:抽象名词能把复杂的信息块装入界限分明、具有临时性质的名词性概念中,以实现认知上的“临时概念构建”功能,该功能体现普通人的语言直觉:一个词语代表一个边界明确的单一实体,且这样的实体具有自己实在的“物性”。这是一种“天真”的言词观点或“错觉”(illusions),而抽象名词的临时概念构建功能恰恰是以名词具有“‘包装’与‘物化’(reification)功能这一双重错觉”为基础的。例如,在汉语中可以说“他有一支

笔”;“他有一本书”。同样也可以说“他有时间/气质/良心/魅力/品质/情调/问题/激情”等。正是名词的“‘包装’与‘物化’功能使得这些抽象名词物化成了一个边界明确的单一实体,并具有了与具体名词同样的特点和用法。(3)联系功能:与具体名词相比,抽象名词具有语篇衔接功能,因此在连接功能上更类似于照应词。

除了以上提到的基本功能,抽象名词还具有语义功能、认知功能、语用、修辞及篇章功能等具体功能。抽象名词的语义功能指的是抽象名词的描述潜势和前置修饰语的描述潜势。抽象名词具有描述复杂信息的独特潜势,该潜势基于信息灵活性(informational flexibility)与概念稳定性(conceptual stability)的相互结合,而其语义结构的内在空缺性为这一结合提供了必要契机,其稳定的外延为描述信息提供便利。

正是这两种必要条件使抽象名词能与长短不一的语块相融合。抽象名词在语义上的这一描述潜势正好可以解释以下现象:我们在理解“魅力城市”(美丽、干净、繁荣、充满活力或是气候宜人的城市)、“魅力女人”(漂亮、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和善良的女人)和“魅力男人”(帅气、优秀、谦和又有吸引力的男人)等概念合成名词的过程中,针对相同的  $N_1$  却得出了不同的语义解释。

很显然,这与具体名词作为  $N_1$  的概念合成名词组合在语义上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将“魅力城市”、“魅力女人”和“魅力男人”与“大象小姐”(像大象一样体积大又胖的女士)、“大象领带”(印有大象图案的领带)和“大象杂技”(经过特殊训练的大象表演出来的杂技)两组合成名词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在抽象  $N_1 + N_2$  中,  $N_1$  的语义内容是笼统和不确定的,其概念合成的过程就是其语义得到填充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随着与之搭配的  $N_2$  的不同,其被填充的具体语义也在改变。而  $N_1$  为具体名词的合成名词则不同,  $N_1$  的语义内容是已经存在的、多维度的特征集合,与  $N_2$  的合成只不过是从其概念当中所包含的众多维度和特点当中挑选出一个或多个并将其提升到凸显地位加以运用到最后的合成概念的过程;其他的特点和维度虽然不处于凸显的地位,但也并未因此而消失。

抽象名词的认知功能包括概念切分功能、具象化功能和概念整合功能。其中,具象化功能使得抽象名词所代表的认知实体具有了“物”的性质,更易于理解与记忆,易于嵌入抽象的关系中——总之,更易于操纵。不仅如此,具象化功能还使得抽象概念更具有可及性,更容易为个体自觉意识所辨识,所以成为理想化的概念参照点。抽象名词的这个特点为我们将其纳入概念合成各个理论的研究范畴提供了理论依据。抽象名词的另一重要的认知功能就是概念整合功能。这一功能在确保简单概念与认知上复杂事件及抽象关系获得共同识解、互相激活方

面起到了纽带作用。整合的结果是认知上简单的概念单元使概念外壳及其内含体现的信息融为一体,结果是名词代表了整个复杂的认知结构。语义整合带来极为显著的成效:信息块缩小,处理大块信息的注意力相应缩减,短期记忆压力得到缓和,语篇参与者因而能够从容吸收新信息。抽象名词的这一功能从“魅力”这组例子也不难看出,正是基于这个特点使得无论“魅力”后面搭配的  $N_2$  名词是哪一个,听话者都知道它所指向的都是该名词积极的方面。

至于抽象名词的语用、修辞及篇章功能,更多地牵涉到语用和篇章方面的内容,不属于概念合成的研究范围,所以在此不作过多的讨论。

抽象名词的这些功能使抽象名词具有了与具体名词类似的特性,进而能够将具有抽象概念的名词纳入概念合成理论的解释范畴并融入到概念合成理论当中,这些功能为抽象名词与其他名词概念组合并形成新概念提供了可能。

### 3.4 抽象 $N_1 + N_2$ 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分析

刘正光认为,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应该为 4 类:联合型、关系型、特征映射型和混合型。(1)联合型:两个成分合并产生的合成概念,合成的名词既是  $N_1$  又是  $N_2$ 。(2)关系型:构成成分的概念围绕某一主题 (theme) 构成互补关系。(3)特征映射型:将修饰性  $N$  的特征映射到中心词  $N$  上产生新的合成概念。(4)混合型:合成概念是组合成分的混合体 (刘正光 2004)。

根据 4 种语义关系的定义,抽象  $N + N$  的概念合成名词基本属于关系型的语义关系。现仍以“魅力都市、品质生活、问题大米、激情广场、爱情证书和时间机器”为例,结合组合名词的释义来进行说明。与  $N_1$  是具体名词的合成概念相似,抽象  $N_1 + N_2$  的概念合成名词构成了以下几种关系:

中心  $N_1$  “拥有”(HAVE) 修饰  $N_2$ ,如:

魅力城市:有魅力的城市,具体而言应该是具备风景优美,经济繁荣或是气候宜人等特点的城市。

品质生活:有品质的生活,物质生活优越,精神生活充实的高质量生活。

问题大米:有问题的大米。

中心  $N_1$  “致使”(CAUSE) 修饰  $N_2$ ,如:

激情广场:使得人们有激情的广场。

时间机器:可以将人带到任何时间去,致使人们穿越时空的机器。

中心  $N_1$  “用于”(FOR) 修饰  $N_2$ ,如:

爱情证书:用于见证恋人之间爱情的证书。

## 4 限制理论对关系型概念合成名词的诠释

关系型概念合成名词是“构成成分的概念围绕某一

主题构成互补关系”(刘正光 刘润清 2004),因此上面提到的“抽象  $N_1 + N_2$  概念合成的语义关系都应归属为关系型。下文将重点分析限制理论在解释关系型合成名词时,三个限制条件是如何得到满足的,进而证明限制理论对关系型合成名词的解释力。

限制理论提出,诊断性限制要求最后得出的解释内容当中包含构成成分各自的诊断性特征。以“马刀”(一种专门用来屠宰马匹的刀)为例,这一解释是可以被诊断性限制所接受的,因为“马”和“刀”的诊断性特征已经蕴含在该解释的不同部分,在“屠宰与被屠宰”关系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即“刀”为工具 (instrumental),而“马”为受事 (patient)。“马”作为合成概念解释的一部分,包括其诊断性特征,如“四条腿”、“牲畜”、“被饲养”和“养在农场里”等;“刀”也一样,这一概念也已经包括了其本身的诊断性特征,如“锋利”、“金属制成”、“用来屠宰动物”等,因此整个词组的解释也就满足了诊断性限制。

对于可能性限制的满足,只需要合成名词的解释包含两个概念都可能参与的关系即可。如果新加入该关系的概念与以前参与该关系的概念的背景知识相符,那么新的概念就满足可能性限制。仍然以“马刀”为例,以前参与“屠宰与被屠宰”关系的其他概念有猪、牛和羊等,因此新加入的概念是“马”。马之所以能用在在这个概念组合中,是因为它也具有与猪、牛、羊一致的诊断性特征,即“四条腿”、“牲畜”、“被饲养”和“养在农场里”等特征,这就意味着该合成名词能够很好地满足可能性限制 (Costello & Keane 2002)。

信息性限制要求,相对于两个成分名词而言,合成后的名词必须传达新信息。在汉语里,出现过“牛刀”,但未曾有过“马刀”,因此该概念合成名词也是满足信息性限制的。

再来看例一,它们都能满足诊断性限制,因为它们都是关系型的语义关系,合成名词的解释中都包括  $N_1$  和  $N_2$  两个成分名词的概念,也就包括了两个成分名词的诊断性特征。

它们也能满足可能性限制:就  $N_1$  而言, $N_2$  (“都市”、“生活”、“大米”、“广场”、“证书”和“机器”)虽然都是非常规组合,但它们能够与  $N_2$  结合,因为,“城市”这个概念中具有“鉴赏价值”档位;“生活”和“大米”都具有“质量”档位;“广场”具有“渲染气氛”档位;“证书”具有“内容”档位,而“机器”具有“用途”档位。因此,对这几个名词的最终解释满足了可能性限制条件。

合成后的名词在信息上有所增加,这充分说明它们也能够很好地满足信息性限制。

限制理论对于解释“抽象  $N_1 + N_2$  概念合成名词结构是有效的,但在运用限制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同时也发现了该理论还有值得完善之处。

## 5 限制理论的几点不足

根据限制理论,在理解关系型合成名词时,虽然诊断性限制对于理解合成概念并没有起主导作用,但如果每个名词概念都具有诊断性特征,那么对于这类只具有一个或几个语义维度,外延抽象并且语义笼统的抽象名词,它们的诊断性特征究竟是什么,这在限制理论中并没有做明确的阐述。

第一,抽象名词的诊断性特征很难确定。在概念合成名词的理解过程中,要识别具体概念名词的特征或诊断性特征并不难。例如,在理解“仙人掌鱼”这个合成概念时,人们能很容易地想到“鱼”是“生活在水里”、“会游泳”等;“仙人掌”是“绿色的”、“野生植物”、“耐高温”、“生长在沙漠里”并且还是“有刺的”。其中,“有刺的”这一特征还可以进一步被确认为最具诊断性的特征,并融入到合成概念当中去。

然而抽象概念就不一样了。例如,“魅力”、“品质”和“问题”,人们很难定义这些概念的特征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更不用说确定其诊断性特征了。仍以“魅力”为例,“魅力城市”是风景优美、经济繁荣或是气候宜人的城市;“魅力男人”是帅气、优秀、谦和、有吸引力的好男人;“魅力女人”是漂亮、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和时尚的好女人。

“魅力”在与不同的  $N_2$  搭配后,每个释义所阐述的特征都有其合理性,但又很难说哪一个能统领其他特征而成为诊断性特征。该概念的特征究竟是“风景优美、经济繁荣和气候宜人”等,是“帅气、优秀与谦和”等,还是“漂亮、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和时尚”等,特征内容在脱离上下文的情况下根本无从确定,更不用说其诊断性特征是什么了。也正是由于抽象名词特征内容的不确定性,可以预测大多数以抽象名词为成分名词的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可以归结为关系型,而不太可能为特征映射型等语义关系。

第二,诊断性特征是独立于其他合成概念而稳定存在的还是概念合成的结果。在具体概念中,各名词概念中的诊断性特征和维度可以说是稳定和静态的,也就是说无论与该概念搭配的另一合成概念是什么,其诊断性特征的存在并不受其他合成概念的影响,是稳定存在的,只是与不同的名词搭配,各个特征的突显程度存在差别。

现以“仙人掌”为例进行说明,以“仙人掌”为  $N_1$ ,可能得到以下几组解释(不同的解释也有可能出现,本文暂以这几组说明问题)。

- a 仙人掌鱼:一种表面带刺的鱼。
- b 仙人掌书:介绍仙人掌的书;封面画有仙人掌的书或是书的形状像仙人掌的书。
- c 仙人掌桌子:专门用来摆放仙人掌的桌子或是

耐高温的桌子。

无论与“仙人掌”搭配的  $N_2$  是哪一个,其诊断性特征都是稳定的,具体而言就是“有刺的”、“生长在沙漠里”和“耐高温”等诊断性特征。正是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说具体名词概念的诊断性特征是稳定和静态的。

而对于抽象名词而言,由于其语义的单维度性,不仅其概念特征难以确定,而且最具诊断性的特征也无法从已知的特征中确定下来。以 a—c 为例。

a 品质生活:有品质的生活,物质条件优越,精神生活充实的高质量生活。

b 品质饭店:设施齐全,服务周到,房间宽敞和居住舒适的饭店。

c 品质旅游:行程安排丰富多彩,包括当地最值得欣赏的景点及文娱活动,参观时间安排充足的旅游。

与不同的  $N_2$  搭配,“品质”包含哪些特征?哪些才是最具诊断性的?是 a 中的“物质生活优越,精神生活充实”,还是 b 中的“设施齐全,服务周到,房间宽敞和居住舒适”又或是 c 中的“行程安排丰富多彩,包括当地最值得欣赏的景点及文娱活动,参观时间安排充足”等?很难挑选能够统领其他特征的诊断性特征。这是由于在抽象  $N_1 + N_2$  中,概念合成的过程就是其语义得到填充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被填充的具体语义随着与之搭配的  $N_2$  的不同而改变。

第三,通过对比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诊断性特征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到:具体名词诊断性特征的确立是不依赖其他合成名词而独立存在的;而抽象名词概念诊断性特征的确立则会受到其他合成名词的影响而呈现动态变化。那么诊断性特征究竟是概念合成的结果还是各个合成概念中所固有的?  $N_1$  的诊断性特征的内容究竟是概念中业已存在并且固定不变的,还是随着  $N_2$  的不同而变化的认知结果?  $N_1$  诊断性特征的数量究竟是固有不变并静态存在的,还是随着与不同  $N_2$  的结合被诱发激活而呈现动态变化的?对于这些问题,限制理论并没有回答,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四,语境在理解中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在新的概念合成名词的理解过程中,不同概念类型的成分名词,如以上提及的具体概念名词和抽象概念名词,人类概念系统对其诊断性特征的觉察和辨识能力是不同的。该差别直接影响诊断性特征在合成过程中的运用,进而影响合成名词最终语义关系的性质。确切地说,对具体概念,人类概念系统更容易挑选出并确立其诊断性特征;而对抽象概念,源自其语义的笼统性和抽象性使人们在概念合成过程中很难挑选出诊断性特征。例如,人们能很容易地挑选出“仙人掌”概念中“有刺的”、“生长在沙漠里”、“耐高温”等诊断性特征,这就增加了将诊断性特征运用到合成概念里并最终得出特征映射型语义关系的合

成名词的可能性。相反,对于“魅力”、“品质”以及“爱情”等抽象名词,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很难挑选并确立诊断性特征,因此以抽象名词做成分名词的合成名词更倾向于得出关系型语义关系。这说明对诊断性特征的把握和理解对合成名词可能进入到的各个语义关系类别起着一定的导入作用,并最终影响到概念合成后的解释内容。

诊断性特征对合成名词的导入作用可以直接将限制理论与概念合成理论的各个语义关系联系起来,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这说明限制理论有待完善。

## 6 结束语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概念合成限制理论已经基本成熟,也因其关于  $N + N$  概念合成过程的计算模型而拥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我们的论证表明,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仍有待完善,如诊断性特征的定义及确立的标准,合成名词的概念类型与语义关系之间的联系等,这些为我们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角。

## 参考文献

- 刘正光 刘润清.  $N + 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发生机制 [J]. 外国语, 2004 (1).
- 刘正光. 关于  $N + 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11).
- Costello, F. J. & Keane, M. T. Efficient Creativity: Constraint-guide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Cognitive Science*, 2002 (24).
- Costello, F. J. & Keane, M. T. Testing Two Theories of Conceptual Combination: Alignment Versus Diagnosticity in th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of Combined Concepts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001 (27).
- Costello, F. J. & Keane, M. T. Polysemy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Testing the Constraint Theory of Combination [A]. In *Nine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C].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7a.
- Costello, F. J. & M. T. Keane. Constraints o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A Theory of Polysemy in Noun-noun Combinations [Z]. 1997b.
- Hans-Jörg Schmid. *English Abstract Nouns as Conceptual Shells: From Corpus to Cognition*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Shoben, E. J. Non-predicating Conceptual Combinations [J].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1993 (29).
- Shoben, E. J., & Gagné C. L. Thematic Rel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Combined Concepts [A]. In T. B. Ward, S. M. Smith & J. Vaid (eds). *Creative thought: An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C].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7.
- Wisniewski, E. J. Construal and Similarity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6 (35).
- Wisniewski, E. J. Conceptual Combination: Possibilities and Esthetics [A]. In T. B. Ward, S. M. Smith & J. Vaid (eds). *Creative Thought: An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C].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7a.
- Wisniewski, E. J. When Concepts Combine [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97b (4).
- Wisniewski, E. J. & Gentner, D. On the Combinatorial Semantics of Noun Pairs: Minor and Major Adjustments to Meaning [A]. In G. B. Simpson (ed). *Understanding Word and Sentence* [C].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91.

收稿日期: 2007 - 09 - 20

【责任编辑 王松鹤】